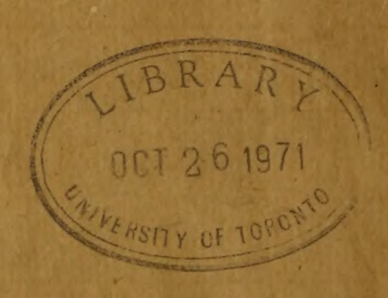
陝西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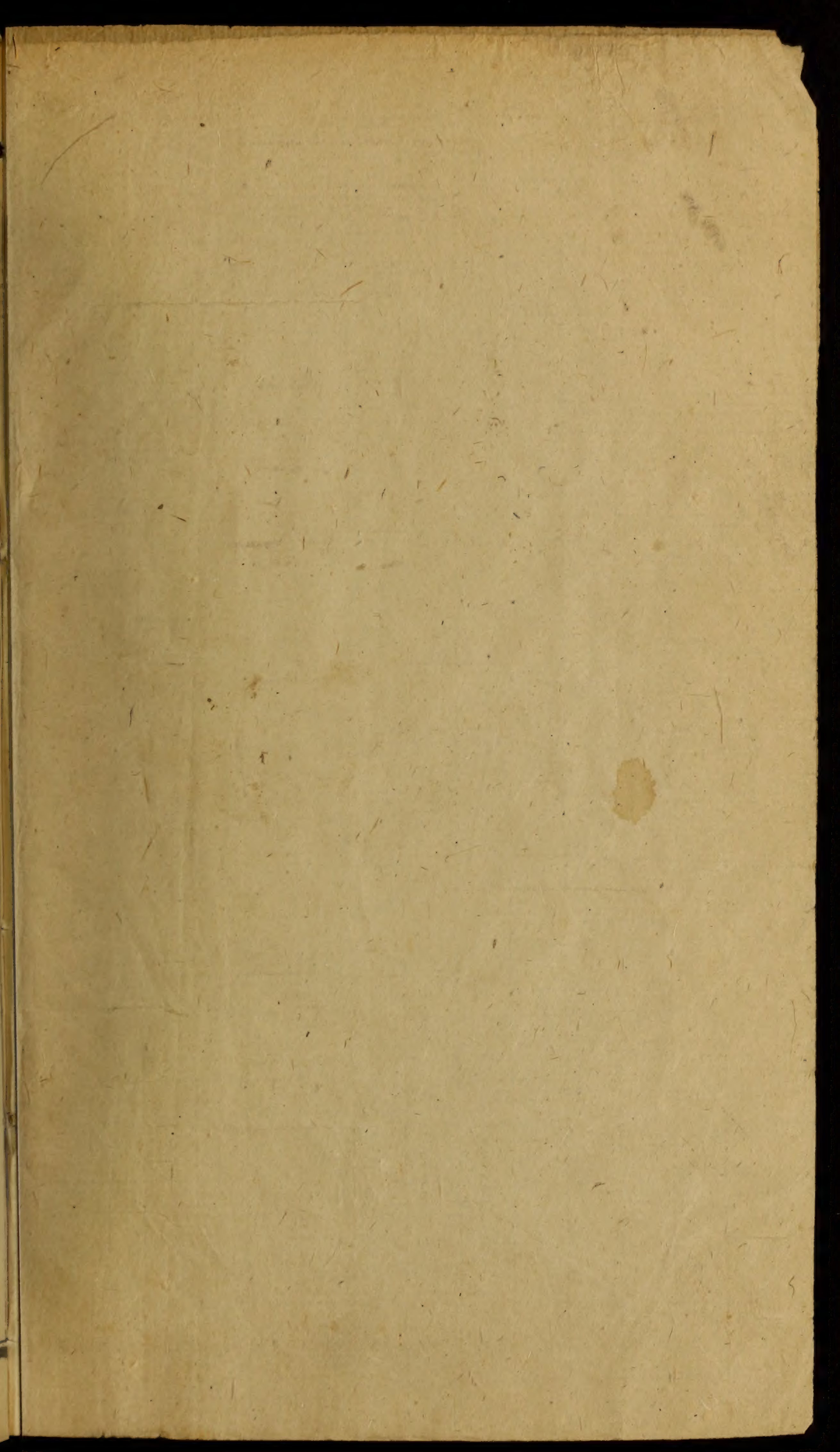
第九十四卷

藝文十

論說　辨考

題跋　祝祭

弔誄　祝文



陜西通志第九十四卷

藝文十 論說 辯考 題跋 祝祭 弔誄 雜著

過秦論一

漢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鬭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武王蒙故業因遺策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爲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

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津據億兆

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帝王之業也秦王既没餘威振於殊俗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隸之人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閒而崛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非銛於鉤戟長鎩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

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二　　前人

秦幷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覇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幷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

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
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
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
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
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
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汚穢之罪使各反其
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
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
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讙然各自樂
安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
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

吏弗能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連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巳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

過秦論三

前人

秦幷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脩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

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帝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
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
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絶也秦地被山帶河以
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
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
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
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
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扼荷戟而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
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
其敝收弱扶疲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
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

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王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年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叅以人事察以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徙戎論節

晉 江統

漢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氐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没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弃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于孟津距羌十年之中戎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其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輙復侵叛馬賢狃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

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

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絶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欵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

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户皆爲讐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于未有理之于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恤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

計必無擠于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

三良論

唐 李德裕

秦穆之殺三良詩人刺之矣春秋譏之矣今不復議惟三良許之以死而前代無議何也且臣道莫顯於咎繇孝友莫盛於周公咎繇尚不殉於舜禹二后周公尚不殉於文武二王三良詎可許之死乎如三良者所謂殉榮樂也非所謂殉仁義也可與梁邱據安陵君同譏矣焉得謂之百夫特哉昔荀息許晉獻言繼之以死君子尤歎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況得以生同榮樂死共埃塵以爲忠乎晏平仲言君

爲社稷死則死之斯言得之矣自周漢迄於巨唐殺身成仁代有髦傑莫不顯一身之義烈未有繫一國之存亡唯紀信乘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漢祚四百由此而興余謂漢祖封建紀氏宜在蕭曹之上報德未稱良可悲也

秦論

宋 何去非

兵有攻有守善爲兵者必知夫攻守之所宜故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當攻而守當守而攻均敗之道也方天下交臂相與而事秦之彊也秦人出甲以攻諸侯盖將取之也圖攻以取人之國者所謂兼敵之師也及天下攘袂相率而叛秦之亂也秦人合卒以拒諸侯盖將却之也圖拒以却人之兵者所謂救敗之師也兼敵之師利於轉戰救敗之師利於固守兵之常勢也秦人據殽函之阻以臨山東自穆公以來常雄諸侯卒至於并天下而王之豈其君世賢耶亦以得乎形

便之居故也二世之亂天下相與起而亡秦不三歲而爲墟以二世之不道顧秦亦何足以亡然而使其知捐背叛之山東嚴兵拒關爲自救之計雖以無道行之而山西千里之區猶可歲月保也不知慮此乃空國之師以屬章邯李由之徒越關千里以搏冠而爲鄉日堂堂兼敵之師亦已悖矣方陳勝之首事而天下豪傑爭西嚮而誅秦也蓋振臂一呼而帶甲者百萬舉麾一號而下城者數十又人皆山林倔起之匹夫其存亡勝負之機取決於一戰其鋒至銳也而章邯之徒不知固守其所以老其師乃提孤軍棄天險渡漳踰洛左馳右騖以嬰四合之鋒卒致于敗而沛公之衆揚袖而入空關雖二世之亂足以覆宗天下之勢足以夷秦而其亡遂至於如此之亟者用兵之罪也夫秦役其民以從事於天下之日久矣而其民被二世之毒未深其勇於公鬬樂於衛上之風聲氣俗猶在也而章邯之爲兵也

以攻則不足以守則有餘周文常率百萬之師搏于戲下矣章邯三擊而三走之卒殺周文使其不遂縱以搏敵而坐關固守爲救敗之師關東之土雖已分裂而全秦未潰也或曰七國之反漢也議者歸罪於吳楚以爲不知杜成皐之口而漢將一日過成皐者數十輩遂至於敗亡今豪傑之叛秦而罪二世之越關搏戰何也嗟夫務論兵者不論其逆順之情與夫利害之勢則爲兵亦疎矣夫秦有可亡之形而天下之衆亦銳於亡秦是以豪傑之起者因民志也關東非爲秦役矣漢無可叛之釁而天下之民無志於負漢則七國之起非民志矣天下皆爲漢役者也以不爲秦役之關東則二世安得卽其地而疾戰其民以方爲漢役之天下則漢安得不趨其所而疾誅其君此戰守之所以異術也昔者賈誼司馬遷皆謂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則山西之地可全而有卒取失言之譏於後世彼二子者

固非愚於事機者也亦惜夫秦有可全之勢耳雖然彼徒知秦有可全之勢而不知至於子嬰而秦之事去矣雖有太公之佐其如秦何哉

坑冶論

明　任慶雲

坑冶周官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若必將取之則物其地而授之巡其禁令唐德宗時户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由是隷鹽鐵使開成間復以山澤之利歸於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諸州年利以自殖天下不過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凡諸產金地有五曰商饒歙撫南安產水銀地有四曰秦商階鳳產硃砂地有三曰商宜富順而商皆居其一太祖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始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茲事深疚於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民之利宜減

三分之一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秦商鳳階諸山內出銅川定州諸山出銀礦宜設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皇祐中中書備對礦冶之數商州額貢金三十九兩至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寶貨坑冶不發而負歲課者蠲之四年以商州所產微薄詔罷貢金夫以天地自然之利顯畀坑冶如雲南之大理浙江之處州山西之盂縣諸處十礦九銀賦之有定額課亦易辦有益於民而無損於治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柰何後世爭奪積成蠹敝檢踏之吏從而殃民有力之家悉務辭遯致坑源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苗本爲官開後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交爭配佑籍寃無以訴此坑冶所以失陷也商州地近[illegible]著自昔歲額之貢率至逋負所產微細少則必[illegible]故開則未見其利而爲害滋甚至釐九重[illegible]

已也商州等五州縣產金之地其盜在鎮安者易發易捕蓋有藩臬以統御之也在洛南者易發難捕如松朶山王家庵離縣北不下百五十餘里去州又一百里遠難以制近寡難以制衆嵩盧竊礦之徒反客邇其界一呼而衆一二百人及商州察知齊緝兵夫勦之抗敵拒捕則已爲時十數日矣彼處官民分隔兩省民方幸其得利官任之不禁主客之形異而利害頓殊吾商牽牛之厄方羅詰捕之擾也正德以來三次攻破州縣起於嵩盧嵩盧若在統制之下月有稽蒇有考斥堠有鸞職任有歸則礦竊之禍吾知免夫

風俗論　康海

夫天下之勢其所可見者常出庸人之所喜也庸人之所喜也故天下莫有強焉宋人貴雞豚而四境盡塒苙戎人尚酪乳而部落盡首蓿觀諸庸人之所喜而天下之勢可見矣故國之治亂視風俗之淳

漓風俗之淳漓視斯民之好尚夫郃以后稷開國其風俗淳然無偽也乃至於後尚鬬使氣不肯順理豪傑者至於把持治吏鄉人皆相推畏高之又習侈善享無豐歉之節日日擊鼓聚會靡有厭飫好蕩之人得分銀尺布則置酒弗計蔬饌名倡優子女彈絃跕躧不辟長老時節遊衍女子率冶容妖服佔佔自見或又好爽快爲賢多言習禮送歿奢靡擬諸王侯壻奠婦翁至於傾產甚者禮佛飯僧謂有益於死者而於今不易也昏禮爭財至相搆訟貧者入贅無異厮僕或又以女易女謂之換親而騰說是非多至離異父或愛子私爲營產身歿未寒兄弟魚肉不蕩貲廢業不已也嗚呼今之關中猶古之關中也而今之民俗非古之民俗也然則從而新之豈不由於上作哉

過秦論　楊愼

有問於楊子曰孟子有言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秦以不仁而

得天下矣孟子之言其不驗乎曰秦自孝公用商鞅富強之術而關中之力雄自惠文用張儀離横之謀而諸侯之勢弱自昭襄用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而規取天下之計得至李斯兼併之說用天下皆秦矣然爲臣者功成而身喪爲君者業成而國亡其強也斯所以爲弱其智也斯所以爲愚嗚呼悲夫秦自始皇二十六年庚辰六王初畢四海始一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黿鼉以爲梁廵海右以送日餞而祖龍魂斷於沙邱鮑魚腥聞乎四極矣胡亥越十七兄而篡立方欲極耳目窮心志而閻樂之戈已及於望夷矣子嬰討賊方平肉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親朋未及盡相勞而赤帝眞人已翔乎灞上矣計始皇之餘分閏位僅十二年胡亥僅二年子嬰僅四十六日不啻石火之一敲雷光之一瞥吹劍之一吷左蝸之一戰南槐之一夢也須臾之在億千稊米之於大塊實似之雖得猶不得也孔子曰雖得

之必失之秦之謂矣以孟子之言合孔子之言觀之聖賢之論卓乎不可無何嘗不驗乎哉

愛蘇亭說

陳棐

扶風城南數武有山曰飛鳳山之上有亭舊題曰遠愛相傳蘇長公軾之所書今不存余曰山去城里許非遠也山之亭仰面即可見舉足即可登可愛甚近也而名曰遠愛者長公之寄興於遠耳余更題爲愛蘇亭昔蘇公之所愛者山亭也今人之所以愛此山亭者以嘗經蘇公之所愛也山亭經蘇公之所愛而山之可愛者益增是今人之所以愛此山亭者實愛蘇公也更名愛蘇誰曰不宜雖然陳子既愛蘇公之所愛其繼而來者又焉知無愛陳子之所愛者乎愛陳子之所愛即愛蘇公之愛而愛蘇公之說益明矣因爲愛蘇亭說

杜甫川說

張廷玉

晉顧愷之遊會稽人問山水之美答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而山川
覽勝輙見于詩歌宜莫如杜工部甫人謂不由萬里路不讀萬卷書
不可解杜則自襄陽徙河南洎避亂鄜坊卜居成都縣梓州下峽至
荊南居耒陽不啻萬里遊關以北爲延州山競峨眉川流燕尾聯嵐
含暉稱邊境之腹裏一勝槩故嘉嶺山自范仲淹知延州得名杜甫
川以子美避亂一過士人至今日呼之第子美所過不能無詩今攷
甫集六十卷及秘府舊藏人家所有大小集無至延州詩何邪子美
自白水攜家客居三川觀水漲有二十韻題短崖石室有長天夜散
千山月遠水霞收萬里雲句今其字跡尚存比在鄜州有蘇端薛復
筵簡薛華歌有贈高式顏有彭衙行有得舍弟消息有月夜有遣興
爲家鄜州洛交羌村有憶驥子有一百五日對夜月至鳳翔謁肅宗
復歸羌村有晚行口號有過宜君玉華宮有北征有獨步歸行有羌

村三首有塞蘆子夫三川鄜州羌村皆延屬皆有詩北去延有幾胡以杜甫名川而無詩未至胡以杜甫也既至胡以杜甫川不杜甫詩也彭衙行曰少留同家窪欲出蘆子關塞蘆子曰延州秦北户曰蘆關扼两寇今按夢溪云延州乃秦北門去州百八十有里門山或云蘆子蓋两山峙立如門形若葫蘆由此而觀今郡北蘆關嶺即蘆子關彼地險阻可守子美且稔知之而延州猶經歷未到邪延州其所必至而川杜甫詩不杜甫非延于甫有情甫于川無情有情莫如兹川詩其佚之也三百篇如由庚南陔等什所佚多矣於乎此一川流悠悠漠漠似有德君子所必觀焉而川西去未三十里地名花原頭其山高五里從廣二十里千餘年來土人種牡丹幾徧至採爲薪故名花原得譜牡丹爲延州紅使子美至此川而過花原當必有詩乃不得與萬里草堂百花爭妍猥與海棠寂寞也有遺憾哉黃四娘家

花滿蹊千古流傳延之花原種牡丹者爲誰又不得比于黃四娘苕
溪胡元任不有言乎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
哉托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終南太白說

劉紹周

終南山橫亘關中南面起秦隴徹藍田凡雍岐郿鄠長安萬年遠且八百里而延袤峙踞其南者皆此一山也故韓愈南山詩曰西南雄太白突起莫間簉藩都配德運分宅占丁戊逍遙越坤位詆訐陷乾竇如關中記謂終南山之總名太乙山之別號此其例也水經註武功終南引杜預爲據而曰此山亦名中南亦名太白其曰終南固無間乎武功與萬年至云太白則舊隸武功爲冬夏積雪望之皓然故名雍錄謂古圖志無言太白即太乙者惟長安志萬年炭谷有太乙祠始可命爲太乙而非武功之太白則古文以武功終南爲太乙者

殆誤認武功太白而莫或正之耳其山高大出物產夏書曰終南惇物秦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惇厚也厚物者即東方朔所謂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百王可以取給萬民可仰足者也是自堯禹周漢皆謂終南饒物產不當別有一山自名厚物班志引古文而以太乙爲終南垂山爲厚物也誤矣葢以太乙太白爲終南則可而分太乙太白終南爲三則不可故李吉甫在元和間核關中終南所歷而著諸郡縣自鄠鄠武功至長安萬年皆著終南且曰在某縣其方幾里則太白專屬縣境太乙專屬萬年而南山在關中者統名曰終南云

褒斜同谷說　　前人

古今志褒斜者皆謂南北同谷惟何氏雍大記不然謂自秦人蜀有三谷四道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棧

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西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成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余未履其地但就其所分疏求之夫既以駱谷爲南則斜谷當在西南且斜駱二谷地望各異何得槩稱一道爲武侯屯渭所經由耶蓋褒谷在蜀漢西北不得爲自秦入蜀之路若從秦川言則南曰駱谷在盩厔西南爲郿則斜谷耳乃訛西南曰東南將以郿在盩厔之東乎哉故程大昌述高帝之入關也正月羽封沛公爲漢王都南鄭封秦將章邯爲雍王都廢邱四月漢王入蝕中至南鄭蝕中不見他書以地望言關中南面礙山不可直達其有微徑可達漢中者惟子午關在長安南次西有駱谷關又西則褒斜也此蝕中非駱谷則子午耳若大散則在西南不與咸陽對出非其地矣其年五月漢王

引兵襲雍則自褒斜出蓋雍之陳倉也漢兵既出章邯走廢邱遂定雍縣東圍廢邱邯自殺復遣樊噲周勃引兵下郿安得謂駱谷在南而斜谷又在東耶又按鄭氏地理畧當蜀魏時陳倉東北十五里爲郿城亮攻陳倉不拔又攻郿不能克乃引還國志雖無其文而漁仲博雅必有所本則高帝後亮亦攻陳倉及郿而不獨屯渭上由斜駱道矣蓋駱谷出扶風隔南山中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在盩厔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固郿斜谷水所從出以入渭者也乃知斜駱二谷在南山中其脉勢實相聯接緣本著末則郿與盩厔皆有駱谷而雍大記乃統稱斜駱道云所以記事者又有元僖西幸由斜谷之說見次柳氏舊聞及張氏耆舊傳

昭陵乾陵說　范文光

文光居郃嘗走長安道過谷口問太宗祠人不識爲太宗也漫應曰

唐王祠即今昭陵人亦應之曰唐王陵私心怪之以爲帝也何王之有然過奉天問乾陵人亦不知有高宗也亦應之曰武則天陵范子曰光今而後知小民之口勝史氏之筆多矣太宗雖帝要其功業著於爲王時當隋季之亂出之膏火震以風雷一時奉唐家者獨此王耳故至今王之也實當年有以傳此名也然則人心所屬衆譽所歸雖帝王位號赫著人間斯民固有不從其尊者矣若夫金輪氏淫毒竊攘使異世下一抔之土且專其名君子聽之猶有禍心之惡焉然高宗實不能夫特稱之曰則天陵所以愧後世之夫不能有其妻者雖掘地及泉骨可埋而名不許嘻其甚矣考亭涑水大儒秉筆然定不敢易帝而王去帝而后而小民直與之直奪之百世千秋萬人一舌先正謂春秋史外傳心豈知史外傳口民言可畏過者思之

潼關連城說　楊端本

昔人謂泥丸東封函谷關今日之潼關鎖鑰西秦謂即古之函谷者非耶然入關有三道潼入關之正道也商之武關入關之孔道也昔漢祖破秦由此入咸陽朝邑古臨晉地自夏陽至關平曠百里大河易渡漢祖往來關中嘗由臨晉而七國謀反亦欲兵由此入是又入關之隙道也五泉先生云一方不戒三險俱失誠哉是言也然武關萬山險阻一將偏師可以無虞朝邑雖曰平曠百里命將建營於中路設巨礮數十南北巡守則大河即天塹也至潼關之守則禁坑最為要地昔黃巢從禁坑破關明逆闖李自成亦由禁坑陷關豈非一方不戒而失三險之明驗乎蓋疎忽地理之要而十二連城之廢也古設十二連城於禁溝之西由南郊以抵山麓計三十里而十二城是三里一城也每城設兵百人而於中城益其兵多設火器矢砮連絡呼應疾若風雨即有百萬之衆豈能超越而飛渡耶故守關而不

守禁溝者守猶勿守也守禁溝而不建十二連城者守猶未善也是猶一室之内杜門塞竇以妨鳥雀之入而忘閉其牖也是以關予敵非所以固圉也守關者察地理之形勢謀封疆之萬全周歷山川曠覽古昔鑒觀成敗其於建連城以控禁溝控禁溝以固關亦計謀而重慮之乎

太華僊掌辯

唐　王涯

西嶽太華華之首峰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而望之偶爲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出而東流既越龍門遂彌南馳者千數百里折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跖而北者爲首陽絕而南者爲太華河自此澒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余聞而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形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

無色扳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
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形可見非神之所爲則皆人力之
能及也烏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
之所爲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無悖一成
而不易烏有始塞而復達之始連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爲神矣
且此靈之運爲何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爲陶唐洪水懷山襄陵
之際乎以爲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無
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其道借有其事自爲而著悠悠乎
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爲陶唐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
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皆禹功之
所致以達於海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爲文哉天設四瀆
宜有以通不當始過其流滯撓其和氣及其汩亂而後理也且山谷

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危險相薄高深相敵乃有銳而出者爲虎牙偶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巘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雞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余嘗覽張平子賦西京至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爲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覩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辭與爲思而有關與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四皓辨

宋　羅泌

揚雄云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代之所謂四皓者園公一綺里季二夏黃公三角里先生四也遭秦苛政避地商之藍田山中漢高招之以皇帝嫚士不至迨帝爲戚姬故欲易太子高后以留侯計致之太子以定四老人之力也既去弗復見後俱葬于安陵太白所謂蕪沒四墳連者百姓義而祠之今京兆藍田軹及上洛商

東巔俱有祠廟或云爲秦博士世亂乃隱故園稱陳留風俗傳云園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之起禮聘不就惠帝立以爲司徒圈公者園公也其本圈姓而崔其所贊亦謂四皓爲秦博士然質之傳四皓當秦在時已入商洛深山不見其爲博士且漢世無司徒元壽二年始制大司徒公亦何自爲之此稱謬也雖然四皓之名言者不一如圈公在史記以來漢書法言諸所記載俱作圈公洽聞記作郭園公贊與仙傳拾遺又以爲東園公角里先生在孔安國祕記及漢紀仙傳作角蠡而魏子作祿里是特音相假耳至綺里季之與夏黃公則畢文簡特以綺里季夏爲一黃公爲一益以逸少淵明子美有黃綺之語非也按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生夏黃公與張良爲雲霞之友間二子而言之而夏黃公在崔氏譜老子中經皆謂之夏里黃公則不得云綺里季夏矣又元和姓纂亦有夏里綺里祿

里三姓夏里云出四皓河内軹人則文簡之説正爲失之往歲嘗於人有得四皓神胙机者乃有綺里季與角里之神坐則夏黃公之自爲名益可知也神胙刻更有圈公神坐及圈公神坐机字正作圈而顏師古正俗引圈稱之自叙亦云圈公之後則知圈之爲正抑復考之四皓姓諱有大異者在陳留志則圈公名庾而字宣明襄邑人始居園中因號園公或云姓國名秉與軹人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里黃公爲友秉庾字轉是亦稱園公爾故風俗通云四皓園公本亦圈者夏里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爰號夏里黃公姓崔譜而角里先生則後泰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謂之霸上先生角里亦其號爾淵明亦嘗引此則非不知黃綺之實者四皓之刻始見於黃伯思董逌繼見隸纂爲不誤也三輔舊事云惠帝爲四皓作碑於隱所則知神胙机俱當時所刻者或云圈公姓韋韋口聲也國

口意也殆廋辭云風俗通云圉援也從國袁聲今市語韋氏爲圉家

武功郃郿辨

明 劉紹周

郿爲武功地有斜谷水太白山余綜其實不然按元和志郃在渭水南爲漢郿縣地西南二十里有故郃城有后稷姜嫄祠羅泌路史亦云考五代都雍總圖其說以渭爲經歷秦水大散陳倉至武功受斜谷水東爲郃縣又東遷雍雍今府治也其郃平陽郿俱傍渭水南而北與雍岐周相直然漢地理志右扶風有郃郿武功各爲縣郃下註周后稷所封郿下註有成國渠爲右輔都尉治武功有太乙山垂山皆在縣東惟斜谷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有斜水祠不言武功郎郃爲后稷封域而唐志以郃爲郿縣地水經註武侯駐郿使孟琰據武功水東唐書地理志及胡氏三省註温公通鑑俱謂郿有東西原爲武侯所據地則知縣東南有太白山又南爲武功山此山之水則

爲武功水經流縣境今失其稱名定處耳故地理家但括全境以郿即武功并有其山水云至漢永平八年始自渭水南徙武功於故郿城尚在今縣東北四十八里與唐志路史合惟隋徙武功於中亭川則距今治遠七十里頗不干涉矣鄭樵述地里畧謂渭水東過隴州汧源受汧水又東過鳳翔郿縣受斜谷水并太白山皆在今縣境內故康太史志武功謂武功太白兩山斜谷水屬郿若據今武功縣以言郃郿并欲求所謂武功太白山及斜谷水何從得焉則知世以郿爲武功者蓋據古地望而非可槩於今也

平陽封域辨　　前人

按魏書地形志太平真君六平分雍置周城隸平秦改郡曰平陽隸武都武都者虢也與郿平陽同域者也史記秦寧公徙平陽世紀曰郿之平陽亭徐廣曰郿有平陽鄉故通鑑前編本經世書直作寧公

徙郿是也乃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岐山西四十六里爲寧公徙都處有平陽鄉有平陽聚胡氏註岐山縣亦云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在平陽故城東北凡兩見則何也按都雍圖說瀕渭水南自西而東由郿及平陽始及漢郿縣地直北則爲雍與岐周又按秦都世次自周東遷始有岐西或官邑在郿或徙居平陽或居封宮卒葬平陽皆此一地也至德公復徙居雍則平陽在今縣境西濱渭當岐西南此與或言武公葬宣陽聚東南者合而雍又越渭在平陽周城西北矣胡氏註通鑑於元載請割郿號稱後魏於郿置平陽周城二縣西魏復改平陽爲郿城後周廢郿入周城蓋周城界雍郿間可以言分雍置周城亦可言於郿置周城平陽也則括地志以平陽在岐山西益魏王泰正就武德七年後言之與魏志胡註未始相悖獨雍錄收秦雜宮以平陽封宮屬華山下則隔越六七百里斯爲不審的耳大昌

新安人其所述雍錄如以郃在平陽西北類多不可據

雍韓考　張士佩

韓何昉乎昉於周左氏傳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也而史伯亦云應韓武王之子宣王時賢其裔而禮之故尹吉甫有韓奕之詩焉其一章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其二章曰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其三章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侯氏燕胥其四章曰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其五章

曰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其六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繹斯時也韓蓋侯伯之國也及大夫韓武子萬食采于韓原乃爲邑武子後獻子厥從封姓爲韓氏是爲韓厥獻子後宣子徙居州州蘇忿生之州邑也宣子後貞子徙居平陽貞子後康子與趙襄子魏桓子共敗知伯分其地地益大大於諸侯康子後景侯立六年與趙魏俱得列爲諸侯列侯後哀侯立元年與趙魏分晉國二年滅鄭因徙都鄭韓分晉得南陽郡及潁州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及陳鄭之國而初所食采之邑曰韓原者乃爲魏分焉魏之分也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

陳留汝南及開封而開封中原地號大梁而韓原時曰少梁葢以界秦戍守重之也韓原有龍門龍門雍州之域也直鄭則豫州之域也豫之韓大國也人多知之雍之韓始則國而終則邑也人鮮察焉故余稽諸經傳悉爲著之碑地各昭昭免夫混淆之用也

豳谷考

文翔鳳

不窋自邰竄戎翟之間爲慶州寧州於南北朝爲邠州公劉城在州西大似所謂京高邱者但弗入豳谷之隩而塚固在邠州三水之間矣宜其國爲近朱子詩傳豳在三水按篤公劉一詩其山川全合陟則在巘則石門即豳山豳山名亦水名也而寧豳間更無他巘所謂降而在原者信謂此逝彼百泉則諸隰谷之原泉不啻百又奚以三川之細而名之南岡則邑翠屏巖也半川殆其立國之野所謂京而邑之川即師水是謂京山師水地中有水曰師豳雖九谷之總名而

其建國之大川宜顓稱豳水九原槩壁數百尺而水伏其地中師象
也所謂土厚水深者正謂此北山北耳皇澗即唐川之訛也可夾而
居者也過澗即炭泉訛也梁渠源於半川之後而其下流爲炭泉獨
南轉而過其國宜爲過澗炭泉之名見丹淵集可溯不可夾也唐以
南邠州爲邠州其以州左右小溪當二澗者誤高辛氏不都豳奈何
邠城而有篤生后稷之隘巷葢衝鄠之吏飾而表之以重地而亦弗
問部邠之不相涉邠州葢所謂度其夕陽者詩稱涉渭不稱涇豈其
國於涇之畔而曾弗之齒耶同官有漆至耀州而合沮又安知所祠
哭秦之姜女不即爰及姜女之訛乎而淳化之姜嫄亦當爲太姜之
里葢謂太姜實源於此耳其以爲姜嫄者亦誣葢史之以嫄代源而
表飾之以重地者也永壽爲唐漆縣求其漆而弗得近始詢得于九
嵕之陰細甚又不當率西之道其建邑葢誤以率西之滸爲漆沮而

遂以名而吏又因縣以飾實之亦豈果有兩漆沮如雍錄諸說謂詩書不相協乎書稱涇屬渭汭漆沮既從同耀之水實入渭而清碧如漆也詩止云率西滸不言漆奈何強而傳之其云自土沮漆亦非謂豳隩果在沮漆間蓋道其遐僻之界而陶復固自在谷中也乃為舊說詩西滸蓋即今大峪底窨諸水而必以為率漆沮而西也宜其裂詩書而二之寧州眞寧蓋北豳豳之脉淳化蓋南豳豳之胼同官耀州蓋東豳邠州永壽蓋西豳豳之腋三水蓋中豳豳之腹而寧州眞寧三水皆立豳谷中谷九而原隰錯故謂之豳淳化往即三水縣宋始自為淳化縣元始併入淳化而我朝始各自為縣也自寧州城以北原即直北而淳化城以南川即直南無所為艮山坤水者不為豳同耀邠永并在九谷外則一經一緯之豳吾邑實據其隩區矣班叔皮之自長都之安定也北征賦所謂郇邠邑鄉者吾邑也杜少陵之

自鳳翔之郿延也北征詩所謂木末水濵者吾邑也許氏不諳地而以汃水歸之扶風縣是以豳爲岐也汃益豳邠同而水表之豳字兩豖分附山者豖水象也分附者子午嶺分水以東西也邠益八字分而西立邑於其水際故邠目之也九分則象八分從八從刀故自分水嶺以西則爲邠也是邠之爲言文也亦分也分陰分陽而後可錯以成文九谷分壤地而爲原隰故分文之兩義兼也汃益外八而中一之象此九原九隰之所以爲豳爲邠也

華嶽題名跋

宋　歐陽修

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三人錄爲十卷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遊或子姪並侍或僚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携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

哀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歲在丙午是歲天子耕耤田賜大赦群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盛之時也清泰二年歲在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鴈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自太原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間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共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有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

同州題顏魯公祠像　　唐重

重既摹公之像於蒲繪而祠之又訪得此石本狀貌老矣公以乾元元年自同徙蒲至奉使時垂三十年氣節不衰而狀貌非昔也乃刻石而寘於祠室俾觀者有考焉

鄉射禮直節序例　　明　何景明

予視學漢中至金州集漢陰平利紫陽四學師生將行射焉問其禮不知也乃使學官草具其儀予稍稍為說其文辭義意畧去恢複輯其節理實近可行者為之先屬范推官紳肄於東城之圃而予與呂憲使克中往觀焉憲使曰予在漢中益修其器矣未究其禮也謂紳曰其悉布玆景明曰語曰禮失而求之野古禮亡不可見者何可勝道哉然鄉射之禮學校尚或習之予由鄠鄗抵鳳漢攷之於學既已無聞而有司並其器亡之往往督使旋修舉行之斑白之老有相與環堵駭視者矣嗟夫古人揖坐旋辟之容與夫修於其鄉而一日不可缺者至使人以為曠世聞見之事風俗於古豈不邈哉

題王安道遊華山圖　　王世貞

遊太華山者往往至青柯坪而止至韓退之登其巔不能下慟哭六

家訣其語聞於人人而仙掌蓮花間永絕縉紳先生之跡僅爲樵子牧豎所有洪武中吾州王履安道獨能以知命之歲挾策冒險凌絕頂探幽宅與羽人靜姝問答歸而筆之記若詩又能托之畫而天外三峰高奇曠奧之勝盡矣畫冊凡四十絕得馬夏風格天骨遒爽書法亦純雅可愛安道沒歸之里人武氏而失其四後於長于酒肆見之宛然延津之合也傾橐金覯歸爲武家雅語垂二百年而吾友人李憲使攀龍復能登其巔所至書吾姓名於石而吾又托友人王叅政道行刻石蓮花峰今年夏復從武侯所借觀安道畫冊及詩記磅礴累日太華既兩有吾名姓而吾胸中又具一太華矣是何必藏三君子耶爲大粲笑識其末

書遊南山詩卷後　　馬理

終南故周都之山也其美冠天下今在盩厔予居兆山之陽相距甫

百里乃不得一至焉往歳渼陂王子滸西康子約予同遊予時病卧復不能獲如約徒翹首南望詠殷靁之章歌斯干之篇而已邇者信陽何子試士過盩厔適我關中二三君子尋盟終南乃不期而集於是相與陟崇覽勝暢情於杯酌之間興感於俯仰之際於是一唱一和得詩凡若干篇亦嘉會也予時在都下又不及與他日歸年友王子明叔寄詩於予且謂當有言其上予展卷而讀之恍若履高峰之巔南眺漢川北瞰秦隴左峨嵋右太行隨目之所如而呈奇獻秀錯乎其前亦一快矣然予不能無感焉竊惟西周盛時終南之靈能使夫周召奏績鳳麟在野故詩人極詠之故二南二雅之樂不遺終南若樛木喬木著王化之美嘉魚有臺致得賢之樂騶虞靈臺辟雍極位育太平之盛是也故斯樂也薦諸宗廟朝廷之上以養性情育人材感天地格鬼神無弗通焉此終南之遇也及周之衰天方薦瘥而

終南失靈詩人家父之徒咸慭焉於是正道廢邪說興而靈臺辟雍之墟化而爲老氏授受之所此終南之不遇也自是以來佛氏者又往往據之斯又不遇也間有賢人君子遊歌其間而采葛之情考槃之興居多要非雅南之盛則斯山遇之猶不遇也嗚呼終南其衰矣夫茲登臨諸君爲人具瞻有終南之德適當我國家風化之美君臣交泰之際而嘉魚有臺之奏斯其時也則夫唱和之詩特其兆耳他日經正民興邪說不作雅南復殷薦之盛而終南當自有遇也誰謂其終衰矣夫誰謂其終衰矣夫

鐫輞川圖跋　　來復

右丞之於輞川葢神情大半寄之者也輞川之締搆盛於一時繪而傳之者至流布千古而鹿苑滋峪之舊跡率淪没于狐兎莽菼之間莫可尋覓關中所鐫圖又拙陋不堪摩娑往來憑弔者有對夕陽而

咨嗟爾沈澤腴明府以博雅通儒來宰藍田政暇訪其遺槩清樽高詠若與右丞揖讓已則索不佞家藏郭忠恕所繪圖邀晉人郭漱六氏摹臨勒石精巧生動幾奪忠恕傳輞川之神令人想像右丞不可磨滅之風流也余惟繪此圖者不知幾十百種而余家所藏似善蒞茲土者不知人代幾更而至沈明府之身始成此一段雅事名蹟名繪名賢名手賞集一時豈偶然乎

遊杏灣詩引　前人

杏花灣隸涇陽然距余邑十里距涇陽四十里地本名方南曾橋無今名今名余與友人同遊所命也土人種杏多至數千株春初花開遠近爛熳如張錦幄邑清河經其右稍上則渚陻灌田渠决五流周回樹下散輙復合沿流皆杏過他木半蔽虧深窅目不能直覩故言灣也此地相傳久不知經幾刼豪富復廢爲荒墅如劉希夷黄昏鳥

飛之歎自余輦遊賞城中人漸一二繼其盛歲益輿馬之跡肴觴之費士人始詫笑近亦多取醉花跗水涯矣居常言雖粧點花神不能無雕琢渾樸然仲長之禽魚許瑾之裀子猷之竹少陵之花溪襄陽之覇陵王裴之輞川韓孟之西郊觀其寓意托與似不直在躭宴樂恣吟眺間濫觴爲之去之益遠曾覩貴客違絳帽人張葢穿游若俗子酗鬬横折余輦亦歲成故事應接忽雜𮪍草多虛俱爲花辱又賞者喜華士人利實樹大實稀合抱之林𤄊成樵爨邇來景物已減什五矣至夫同遊之人間厠非侶酬和諸賢槩多散處毎倒尊結伴伐木聽鶯之想頓起花時一大恨耳庚戌從燕抵家見王氏昆季詩知從華下迂道訪遊遂同社友含素含弟馭仲即席成吟意興品識不卓然軼疇衆而遐追耶二君蓮洲先生嗣與太史先生嗣爾璽爾使皆佳公子也其季父信卿闇𩍐闈士與余甞恨未來一遊異時亦訂

約焉君家叔姪欲收我灣頭春色乎其以所有十丈蓮易之

樂城十景跋　　陳繼儒

漢中左控三秦右跨西蜀中纏襄楚爲關隴一大都會而斗山天柱挾褒斜之險瀉嶓冢之奇遂擅秦漢以來名勝第一往董宗伯元宰以樂城十景諸什見示余亦續以巴吟輒惋怛終不得杖䇲一履其畔新歲張侍御奉命督學三吳儼然琅函之臨拜而歷視即疇昔元宰與余賡歌樂城圖也層巒疊嶂綿亘映帶宜有偉人毓靈今侍御以斗岱間出之姿崇廣厲右文之治而於家鄉風景攜入几案時時披對李鄴侯爲相而有煙霞之骨公之謂也余謂古來艷稱神異流傳遐禩者莫如岐陽石鼓出於周宣中興蒐獮之際此種奇古已不得不遜關中爲最何況山谿林泉出於闤闠之外一經名手指點恍然東坡與可復出乎

維風約題辭

馮從吾

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夫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秦中風俗雅[illegible]古乃今則奢極矣流波靡涕後將何極撫臺拱陽孫公憂之乃[illegible]維風約意在崇儉其有砥柱迴瀾之思乎夫奢費而儉省奢勞而儉逸喜省而惡費喜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乃竟由儉入奢何也彼蓋[illegible]以奢為厚而以儉為薄以奢為敬而以儉為慢耳然喜厚而惡薄喜敬而惡慢又人之常情此所以由儉入奢而無所底止也不知人之相與貴眞不貴僞貴久不貴暫儉則眞而可久其厚其敬孰大乎是彼奢則以套數相加以淫巧相競可暫而不可久是奢乃所以為薄為慢也而人奈何反以為厚為敬也知厚薄敬慢不在此則由奢入儉自不待辭之畢矣思深哉公之為此約也願與秦人士共守之或曰今天下風俗亦奢極矣寧止秦中子何私一秦而止與秦以益

帝之也與哉雖公之天下可也

書李將軍戰勝圖　　　　左懋第

崇禎六年十有二月黄河氷堅賊擾鄉寧無食夜踏氷由船窩渡任家嶺者千人任家嶺韓城地也李將軍先遣裨將以百騎馳射賊賊奔還射傷相當將軍親以三百騎往射之賊大傷走余胥騎往勞軍至黑旌頭立山巔兵環高崖向河而陣至則偕將軍地上坐虎皮裀與語崖下即將軍射賊處也七年二月賊乃踏氷由老鷄坡渡道河清川以南老鷄坡河清川皆宜川地與韓界也將軍恨之余亦恐宜雒間饑民附賊多且難制將軍以健兒五百持十日糧日夜行百二十里至澄城界牛角相李得賊所在戰斬百六十級而還奪其掠婦女五廿餘以各歸其家牛馬百以饗士余甚壯之將軍名英榆林衛人

己巳紀事詩題辭　王濤

己巳之變髙陵殭尸横野豺狼爭人骨而晝啼書生膽摇摇欲墮也乃其礪劍從軍死不旋踵怒氣薄豐隆英魂繞列缺則有李亨秦光祖焉玉顏可碎香魂不朽春花含其怨態秋雨咽其悲聲則有蕭姚馬楊潘五烈婦投筆請纓破家享士章縫化爲櫜鞬筆墨移於錢壘則有陳繼泰焉至若旁邑切纓冠之救則大將軍虎子阿龍也黃石之畧家傳猿臂之射習慣寶刀拔而神泣京觀築而骨枯又何雄武之壹發署名紀錄系以古體各取表實無分殿最然予更有異者廣烈婦蘇蔡女郎手拔刀破面投崖自隕亦既難矣乃予方握管而聲壹錚落案頭則誰爲爲之後有觀者可以興矣

跋練君豫中南詩卷　本朝　錢謙益

余與廢家居君豫開府秦中逢人輒問余起居且有知己之言余入

讀至許君豫舊遊壁間戲墨如盤蝸結蚓漫漶煤土中每低徊拂拭不忍置居潼安君豫之鄉人也出其中南詩卷示余是時秦寇未熄[illegible][illegible]勞午乃為中南三日遊從容賦詩亦所謂好以暇以整者乎嘗書其倡[illegible]亭鈞黨君豫檻車急徵而秦寇益蔓延不可為讀此詩尤[illegible]歎三歎也君豫荷戈避鄉其老謀壯事具在一旦起行間為天子[illegible][illegible]戮賊旋入秦賦詩志勇有如韓退之所云日射潼關四扇開者[illegible][illegible]與詩流傳人間余尚能泚筆以和之

脩志徵考引

梁禹甸

竊惟採風問俗不廢歌謠攷古論今攸資載籍故振興鉅典卓有深意焉[illegible][illegible]遺休貴夫博覽長安為秦雍之首邑帝王之故都形勝奧區人文淵藪漢及隋唐是為西京大畧附見不煩崗譜自宋次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一書馮恭定公復加紹述煌煌邑乘爭光班史暨遭李變[illegible]

燼秦煙而舊刻已空於烈焰新志尚挈于兵戎識者慨焉是非樞院大人遊心太上無以重不朽於將淪微賴藝林君子雅志斯文何由望足徵於既往若甸乾槁無華支離鮮暇每欲望洋秋水莫如窮轍名山是用敬延宿碩以編摩期不煩而不簡綜理縹緗以蒐剔偉無鍒而無遺條分縷晰璧合珠聯法嚴旨于春秋陋私評于月旦肯如太白神遊天姥荒唐寧侯邠卿夢說孫嵩高義第思阿房甘露固錯見於文章醴水南山原不改乎登涉循迹易求披詞足攷至夫驗消長於版圖用叅治亂紀災祥於事物爰測幾微上第名賢蔚爲世美忠猷苦節炳爾邦華嶽靈川婚孕貫鵬夒鷟之英星景雲慶來攜鶴懸鱗之牧正氣時存於媍孺逸行間出於緇黃不無人恃爵傳豈乏名由德顯賢豪代起故實時增因革殊宜流風迭變凡此數十年之行烈詎在一二人之見聞斷帙蠹編塵封秤乗金書寶篆縢編名言

念先正之垂傳早已心貽今日使後學之紬繹宛然身際當時不極巖搜穴探奚聉人傑地靈九成之樂非一器之音偭一音幾則非全樂不得不借美於一音千金之裘豈一狐之腋而一腋虧則非完裘不可不歸功於一腋布聞有志諒辱同心罄厥珍藏襄茲盛舉暫供諸賢流覽旋容不佞完歸毋獨秘諸帳中敢請公之柱下

御製脩西嶽廟碑文恭跋　鄂海

往歲

聖駕西巡狩至於華嶽

皇仁廣大軫念蒼生

特發帑金重修嶽廟臣海奉承

休命卜吉鳩工丹雘維新雲霞絢綵竣事而後恭請

御書匾額并

御製碑文叢
恩報可迺於今年六月初四日
頒賜到臣臣拜手稽首祇受訖隨命工鐫刻擇日懸匾樹碑匾曰露
凝仙掌其字方廣三尺壯偉奇傑籠罩萬家龍躍天門而虎臥
鳳闕也日月照臨而星斗不敢並其光也風雲雷雨交發互作
而草木為之蒼翠山川為之振動也
天威咫尺儼在目前萬古以來空前軼後豈羲獻輩所敢望乎從此
永鎮山河焜燿天地徵獨增榮嶽廟而已至于碑文一道
聖意深醇帝典王謨統歸陶鑄伏念
皇上以聖神文武之德子惠元元六合一家恩同怙恃而視西陲也
更重其深仁厚澤加德于三秦父老子弟者尤巍煥而難名維
西嶽為成物之主職司秋令

皇上諄諄爲此益以祝雨暘之時若祈年穀之順成户積倉箱家餘
蓋藏爲陝東西數千里百姓介景福于無窮也况坤元兌澤薄
海内外咸有萬物待養之功則爲陝東西數千里計即爲九州
以内億萬萬生人計
皇恩如此爲臣子者可不知所以報哉惟是
帝德如天感逾覆載自當有左右記註秉國史者書之而省志實與
國史相表裏蓋志者史之基也臣謹將
御製碑文刋入陝西通志俾秦關百二與有千秋萬世之光焉且使
皇上天地生成之德永永罔極秦人頂戴傳之世世子孫
綸綍昭垂鏤心刻腑與華嶽同其不朽可也
鄂海

御製平定朔漠碑文恭跋

欽惟我

皇上道高五帝功邁三王日照月臨永奠萬年之寶曆天覆地載長
綿億世之球圖大仁與大勇咸昭聖武與聖文偕懋固已六合
以內悉荷生成四海而遙皆歸化育矣詎有厄魯特噶爾丹者
性本凶頑計尤陰狡鼓其螳臂頓忘撫字深恩肆彼狼心直敢
侵凌與國屢宣
丹綍仍怙前非固宇宙所不容抑神人所共憤我
皇上爲億兆生民主一夫不獲時軫
聖懷豈容小醜弄兵遂致邊氓失業於是告之
地告之
祖奮我六師親勞
萬乘運籌決勝悉稟
睿算之神奇拉朽摧枯盡出

帝心之淵密
龍旂所向芝草旋生虎旅所屯靈泉自湧由是大憝既剪餘孽全消
永清沙漠之塵風霆萬里重立燕然之石竹帛千年凡此鴻勲
經臣目覩豐功偉績並日月而長存
聖德神威鎮山河而永奠尤以事關軍國應垂久遠
特允羣臣之請爰頒
御製之文勒石辟雍分輝直省臣思
京師者四方之表率太學者萬國之典型況此西陲壤臨邊塞乃
翠華行幸之地又義旗經過之方功德巍巍與天罔極秦人頂祝尤
切瞻依臣已重勒貞珉布昭
聖武而又念陝西通志乃千萬年史筆所關封域山川於是乎在歷
朝勲業於是乎書

聖訓煌煌合當列之首簡以示尊

天王大一統之義謹以所頒

御製壽之棗梨典冊有光聲靈不朽從此秦關巘業永垂雲漢之英

華華嶽嶙峋長覩日星之炳燿則金甌永固億載無疆而玉燭

常調八方有慶矣

祠漢武帝祈雨文　唐 沈亞之

維長慶三年正月己巳櫟陽尉沈亞之承命于大京兆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於漢武皇帝之祠下因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惟神五行六氣神得而均如愆作災神何爲仁惟神昔帝漢日何祥不臻雍熙滂洋甘露麒麟人荷爲澤亦仰如春氣配高明殄爲神君非不漏誅屈抑不伸今者獻陽始歲亢而爲屯草木蔽菊塞脉沈津不烝不洩逾于十旬雨師慘傲尸違不賓潛深踞高枯此下

人風伯囂戲簸陶濃塵潰爲凝霾坌若頹雲鴻混突渤蓬蒙無垠攙

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不職荒殺不厭禍假

之權使之胡爲上帝如怒其殃孰罹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冥漠

者戮後期者笞然後陰湊陽蒸雨膏以時發生育遲豈力有施今官

庶併誠虔虔于祠集于宮室鼓舞彈吹神其聽之無敢苟祈

祭終南太白湫文　宋　范純仁

比歲不雨被邊之民流離莩亡所不忍視今夏驕亢復甚焦灼徧禱

羣望曾莫我助是用遠邀靈液以祈濡澤神既戾止遽獲嘉應旱稼

復蘇優渥沾足皆神所賜敢不竭誠敢不腆禮以謝神貺惟聰明正

直尚終沛施以庶乎有秋也尚饗

鳳翔太白山祈雨文　蘇軾

維西方挺特英偉之氣結而爲此山惟山之陰威潤澤之氣又聚而

爲湫潭餅罌罐勺可以雨天下而況於一方乎乃者自冬徂春雨雪不至西方之所恃以爲生者麥禾而已今旬不雨即爲凶歲民食不繼盜賊且起豈惟守土之臣所任以爲憂亦非神之所當安坐而熟視也聖天子在上凡所以懷柔之禮莫不備至下至於愚夫小民奔走畏事者亦豈有他哉凡皆以爲今日也神其盍亦鑒之上以無忝
聖天子之意下以無失愚夫小民之望

告封太白山明應公祝文　　前人

天作山川以鎮四方俾食於民以雨以暘惟公聰明能率其職民以旱告應不踰夕帝謂守臣予嘉乃功惟新爵號徃耀其躬在唐天寶亦賜今爵時惟術士探符採藥謂爲公榮實爲公羞中原顛覆神不顧救今皇神聖惟民是憂民既飽溢曾無禱求衮衣煌煌赤舄繡裳捨舊即新以佑我民

祭西嶽華山西鎮吳山文

明太祖

維神磅礴西土為是方之嶽鎮古者帝王必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為民祈福今予統中國兼撫四夷前者為利罕腦兒伯顏密邇中國屢撫不服告神用討已行絶滅自陝西迤北民無兵禍之憂但方今河州東南西南吐蕃川藏等洮州三副使顛素子雖以子入侍猜心將欲抗拒朕心有所不安特告神知命將率兵前行進討惟神鑒之

祭黃帝橋陵 洪武四年

朕生後世為民於草野之間當有元失馭天下紛紜乃乘群雄大亂之秋集衆用武荷皇天后土眷祐遂平暴亂以有天下主宰庶民今已四年矣君生上古繼天立極作蒸民主神功聖德垂法至今朕與百神之祀考君陵墓於此然相去年歲極遠觀經典所載雖切慕於

念蒸生之愚時有古今民俗亦異仰惟聖神萬世所法特遣官賫
祀修陵聖靈不昧其鑒納焉

祭告陝西境內山川城隍神 永樂九年

今陝西三司奏境內軍民多患疫癘死亡者衆未底寧息朕君臨天
下兆物失所皆朕之憂故拳拳夙夜寢食弗安維神職司陰陽助國
爲民禦災捍患萬冀神靈鑒予誠悃聞於上帝賜以弘休使疫癘潛
消咸增康泰無夭閼之虞有和平之樂特遣官致香幣牲醴詣神所
祭告

陝西災疫禱西嶽華山 正統十年六月

國家崇重方嶽歲嚴秩祀所祈嘿運神化庇佑民生邇者陝西西安
等府縣沴氣爲災時疫大作死者相枕病者未已聞之惻然深咎於
衷惟神表奠茲土民所恃賴覩此災沴能不疚心茲特遣官齎香幣

敬告於神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心鑒朕憫元元之意弘闡威靈禦災捍患民物獲安全之福神亦享無窮之祀

因用兵災荒禱西嶽 成化九年四月

邇者陝西地方累被達賊侵擾或刦掠財物或殺擄人口其爲慘酷有不忍言朝廷不得已命將出師爲民除害奈征戍日久轉輸浩繁饑饉洊臻死亡相枕輿言及此良用惻然惟神受職於天典司此土民困極矣心其安乎是用特遣廷臣欽執香幣遠叩祠下竭誠祈禱伏望神靈感通斡旋造化俾歲時豐稔賊寇殄除疫癘潛消軍民安妥庶副上帝好生之德慰朕憂憫之誠惟神鑒之謹告

大旱地震祭禱西嶽文 成化二十年十月

朕奉天命子育萬民所冀歲稔時和災患不作惟神是賴茲者陝西大旱地道震驚民饑荒流離死亡者衆守臣以告朕心惻然惟神廟

食此土作鎮一方見此困窮寧不矜憫用是特遣大臣遠詣祠下潔齋備儀爲民請命伏望神明大彰顯應潛斡化機時暘雨雪用消凶沴變歉歲爲豐年躋貧閭于壽域庶稱朕奉天子民之意中心懇切惟神鑒知謹告

地震泉湧禱華山 弘治十四年四月

去年七月以來陝西地方肅州莊浪等處天鼓鳴響地震有聲已非一次今年正月元日至十七日西安延綏慶陽地震不已而朝邑一縣被災尤甚地裂泉湧水流成渠搖倒房屋壓死人畜以千百計顧茲災異必有其由奏報來聞惕然惶懼夙夜循省寢食靡寧惟神奠此一方民所仰賴特致香帛用告虔誠尚祈翊輔皇祇潛消災沴俯慰民望永祚邦家不勝懇禱之至

祈雪華山文 弘治八年冬十月 楊一清

乎東海司空之値危亂入於王官仰芳踪其未遠撫深谷而盤桓去彼塵垢適我煙巒有酒盈尊蕉黃荔丹已而已而維山之湝方者似義圓者似智溫其如仁鎮静若癡斜者如倚恍雨中之折角項者如醉宛高卧乎東籬悠哉悠哉維山之隈或俯或仰半壁半苔有凹而曲有峻而壘或孤危陡峭如大臣正色垂紳剛毅而難犯或嵬崖崒巍如古人經憂履險百折而不回於是躡石磴入雲峰踞絶頂俯幽宮登彼南山兮有泉涓涓文川武鄉思我柏年眺之元之勝跡想廉讓之潺潺登彼南山兮有竹叢叢既清以貧思我文同撫篔簹之修竹千畝在其胸中登彼南山兮有木蓁蓁辭召郤聘思我子眞挹鈞臺於江上收谷口之殘春登彼南山兮有石嵷嵷躬耕而隱思我卧龍望定軍之煙樹懷梁甫於隆中已矣乎吾舍此安歸乎何以食之煮芝採薇沆瀣爲飲兮朝霞爲餐惟此山是依何以服之紉蘭佩香

芰荷爲衣兮芙蓉爲裳惟此山是翔何以居之枕石漱流虹蜺爲帝兮綠蘿爲幃惟此山是之何以友之聽鶯狎鷗木石爲群兮麋鹿與遊惟此山是求噫噫折腰五斗米懸無松菊之榮盍頭一把茅聊作龜魚之主風月嘗閑不必買山充隱猿鶴易怨肯教林澗貽羞敢布夙衷山靈昭鑒

久旱禱告華山　本朝　湯斌

惟神體含金德位列兌方功配兩儀澤潤萬類惟茲關輔實處神宮牆之下雨暘寒燠咸賴神庥乃自去歲三冬無雪入春恒暘轉亢雲興斯飈塵霾晝曀麥苗將槁百姓無所歸命夫休咎徵事祥異從人良由斌等奉職無狀或政乖刑濫而獄有冤民或吏墨兵驕而里盈怨氣或單丁獨户窮苦重其租徭或鰥夫孤兒殆亡莫之振救以故感動天威召致災眚然神目孔明官之不職宜明賜誅殛奈何舍其

有罪而殃我群黎今斌虔率僚屬蚤夜步禱數月於茲矣呼神莫應籲天罔聞下民何知遂疑神聽不聰而欲別求婿于淫昏之鬼夫山魅澤怪神之所宜屏斥而淫昏之祀明王之所禁也若三日不雨民奔走于淫昏之鬼斌不能止也倘氣運否極而通偶與雨會則民必歸靈于鬼魅將淫祠日甚左道日興雖告以名山大川澤被生民其誰信之惟神念官吏士民悔過之誠敷奏上帝屏風伯招雨師雲奔雷趨貽我來牟使農夫饁婦知嶽瀆明神果能闔闢陰陽吐納風雨將益堅其畏信之心而淫昏之鬼自不能惑我民者是神之眷佑斯民不但錫以有年之慶兼賫以正德之福仰戴神庥永之無既謹告

馬汧督誄并序　晉　潘岳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户之氐又肆逆焉雖王旅致

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襃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肇更爲魁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子以眇爾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氐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户而汲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聲絶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咢以鐵鏁機關既縱礌而又昇焉爨陳焦之麥稭秸桷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壍寘壺鐳瓶甒以偵之將穿嚮作因焚穢火薰之潛氐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昇書於幕府聖朝嘉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隷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大

一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群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勳効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効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巳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寵榮然潔士之闇穢其庸致思乎乃若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貿首之讎也語曰或戒其子愼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賁父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誄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

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
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
汧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
墉不增築婁婁群敵豺虎競逐犟吏恣睢潛跱官寺齊萬虓闞震驚
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熺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雨集
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爨麥而炊負户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馬生
爰發在險彌亮精冠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霑恩撫循
寒士挾纊蠢蠢虎狼阻衆陵寡潛隧窈攻九地之下慼慼窮城氣若
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贍偵以瓶壺剌以長塹
鍤未見鋒火以起熖薰尸滿窟掊穴以斂木石匱竭萁稈空虛䐑然
馬生傲若有餘罥梁爲礌林松爲芻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

身伏斧鑕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師以生易死疇克丕二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賴夫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我雖未學聞之前典十世宥能表墓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剪矧乃吾子功深疑淺两造未具儲隸葢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斲善害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鷹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于何不至慨慨馬生硠硠高致發憤囹圄沒而猶眂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汧陽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剔子雙軀貫以三木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弔茂陵文

明　方孝孺

祇明祀而言旋兮指槐里以西征停策憇於道傍兮覩高卬之崢嶸即故老而記之兮惟漢武皇之茂陵整冠裳而疾趨兮踵遺廟以屏營淒風起於叢棘兮鼪鼯嘯於幽塋慨惟心之靡託兮悲畧志之無成惟君皇之御極兮邁炎靈之方熾陋堯禹爲未足尊兮畀祖武而弗肯繼内瘠民以自殖兮外靈威乎遐裔騁車轍於八荒兮俟神人於海嶽建千門於萬户兮殫土木之奢麗羡軒轅之騰化兮永傲睨乎斯世何盛業之易隳兮洪謨鬱而難宣雖暫弱於戎胡兮生民疲弊而不痊奇禍機於巫蠱兮妃嗣丁毒而御宄諒逞心於屠滅兮抑天道之致然闢土疆之宏廓兮曾元宫之莫固赫兵革之繁庶兮委守衛於草露城闕之崇敞兮永斷礎而無所後宫之韶冶兮僅或傳其塚墓像祁連以旌武兮想壯魄之巳腐嗚呼哀哉形必有盡兮孰

不有亡匪君皇之獨然兮尚奚爲隱憫而迴遑惟祈生之已甚兮或妖誑而過望謂長年而卒老死兮斯足垂戒於昏荒明固有所不達兮智固有所短偉才畧之英邁兮哲與愚其相半賴聖表而黙出邪兮兼善悔而能斷雖人恫而財竭兮終克免乎危亂悼往者之無知兮尚來者之可諫感盛衰而相襲兮仰昊天而求歎

誄劉烈士文有序　　本朝顧咸正

崇禎歲在癸未十一月西安府同州儒學生劉醉白名長庚聞闖賊之難焚衣冠訣親友手刃妾雷氏幷幼女而自經於讀書樓越一年甲申延安府推官顧咸正聞其事而義之猶未詳也順治二年乙酉夏徵於其所謂州守及州之人始得其詳於是仰天椎心痛哭遣使賻其家設鷄黍祭其墓下而爲文以告曰

嗚呼天柱折乎地維裂乎物胥而妖孽乎閨閤胥而娼衣冠胥而竊

乎嗚呼公何為者生子子乎公何爲者死烈烈乎嗚呼而繞指猗我鐵也而淤泥猗我雪也賊地矢不可轍也賊粟矢不可齧也賊刃矢不可掇也鬢髭者女猗矢不可紲也縞綦者妾猗矢不可湼也廿載儒冠我蘊也萬卷詩書我菿也五畝祠地我稅也數武園樓我穴也寡妻孤兒我玦也仁人君子我碣也公經紀既畢於是怒目如炬浩歌數闋引取利刃霜飛電掣呼妾與女今日永訣左手提其頭顱右手决其骨節愛女伏闌干而斷魂少姬整襟袂而濺血人皆號咷公獨啞啞乃引領受繩端拱氣絶四體氷僵一腔火熱日月忽而昏霾風雲慘其悲咽嗚呼公死乎其未死乎余觀世人不死而死諛葬頌操口波舌綺其言也鬼猴冠鼠裳盲揖瞎跪其行也鬼辭樓下閣貢妻獻子其家也鬼羊狠狐媚刳肉吸髓其官也鬼嗟嗟青天白晝鬼何纍纍百千萬年臭穢青史父不敢父子不敢子如是等鬼一死永

死孰如我公死而不死英英氣魄濯濯神理怒則風雷喜則霖雨二祖列宗式鑒伊邇凢有心者誰不與起嗟余孤臣視公有泚所恃此心不媿生死書公之事血淚盈紙願後死者勉旃雪恥護之翼之惟公是視長庚在天華華其嶽公耶非耶死乎不死迢迢千秋請視余誄

弔秦公子扶蘇文　譚吉璁

維嬴周之天醉錫金策於強秦剪鶉首而是宅滅六國而無垠爰去泰而著皇示一統之威神遂坑儒而焚籍放典則而不遵何公子之直諫能奮士而信人乃北監於上郡爰蒙難而遘屯辭三軍以加劍咸折骨而銷魂雲靉靆而慘淡水潺湲而鳴咽尊仲尼於日月揭大道於乾坤欲赤帝之過魯奠太牢以明禋宜誦法於萬世豈當代之稱仁覩穹窿之遺寢一霑洒於城闉

石鼓文　周宣王

遾車既工遾馬既同遾薛音我馬志本音吾讀作我遾車既孜古文好遾馬既駐籀文駐音陶北野良馬君子員員邋邋員斿邋鄭作獵君子指從獵諸臣員員衆多而有禮儀也獵獵旌旗搖動貌員斿旌上贅旒馬志員通作爰斿通作游當讀作君子爰獵爰獵爰游麀鹿趚趚速同君子之求𦃃𦃃讀作關與攣同卣馬志作卣音條弓弓兹吕寺諸家皆作時遾敺古文驅其時音止土高處也薛作孫施作時其來趩趩音亦行聲也一曰不行貌⿺走憲⿺走憲音憲走貌⿰炱辛⿰炱辛蘇作炱煙塵也音臺即䘖鄭作敔與禁禦之禦同即時麀鹿趚趚音即側行也其來大玧古文空音茨大道也䘖我敺其樸音卜叢生曰樸其來𧽓音獨走貌弜古文射其豬同豣蜀蘇作屬按蜀亦獸名

右一鄭作丙文薛作辛文

汧水名出扶風汧縣殹讀作緊語助聲沔沔一作泛泛丞讀如蒸進也皮通作被音彼淖一作潮淵淖淵水之深處鰋古文鰋鯉處之君子漁古文漁之澫澫通作漫漫又通作有見詛楚文鯊古文鯊其斿𧼮𧼮音散叶蹣帛古文泊字水淺處魚𩸁𩸁讀作皪音力白貌其盬同沮一作蒩氐鮮氐通

作底言泊中之魚𤻮𤻮然𤻮白登之于俎甚鮮也黃帛泊其鰯鄭鰯即鰋字又有鱒鄭今作鮒又有鮊

鄭作鮊音白鮊鱎也其朐石本作朐今作胠𦢊也鄭作豆孔庶臠之𩰲𩰲臠謨官反施綱也𩰲音鐸相如賦怵𩰲奔

走也逕逕籀文洋字今作澣趯趯音搏其魚佳通作維可通作何佳維鱮佳維鯉可何

呂櫜同標之佳維楊及柳

右二鄭作甲文薛作戊文

田車既安鋚音條鑾首銅勒馯馯同騂馬高六尺也六帠古文師既簡左驂旛旛旛旛

輕舉貌右驂騝騝紀偃反壯健貌避以隮于原石本作邍古原字避戎止陕今作陸宮車

其寫寫舍也秀同繡弓時射麋豕孔庶麀鹿雉兔其邍又有旃鄭作紳其戎

趚趚鄭作奔又作走大車出各讀作洛亞字典同惡又古孝經作惡羊獸白臭古文澤澤獸名白執

而無弢射君子逌同攸樂

右三鄭作丁文薛作丙文

師籀文帥𡱝彼鑾車𣠮音忽疾也敕同策眞讀作填如秀繡弓孔碩彤矢𥎌𥎌同[illegible]

四馬其寫六轡驁驁𨑒徒䮂馭鄭作孔庶廓薛作廓鄭作鄺騎宣古文宣博一作搏搏作

字𩦘騎䒵通作轄車載衎古文道如𨑒如章徒從整布如文章然邍古原字濕通作隰陰陽

趍趍同趣六馬射之𨭎𨭎籀文旂一作𨭎迂今作徐又有貙如虎獸鹿如兕同兕台讀作

怡爾多賢連同陣一云同狗禽奉雉避兎薛作鹿允異

右四鄭作戊文薛作丁文

[illegible]我來自東霝音零雨奔㶇古文流𨒪一作迄悞滂盈盈濼同濼濕君子既蕓古文

涉[illegible]馬㶇流汧汧殹洎音計淒𢘅士駱古文駕言卣古文西𨒌籀文歸舫一作方

舟自廓薛作廓鄭作鄠徒騕一作騕即騈字湯湯一作逴逴隹維通舟㠯衎籀文道字或陰或陽

极薛作枝鄭作檝深㠯户出于水一方𢘅𨑒𨑥止其奔其敔今作樂且蘇作其阻

適同攸叓古文事字

右五鄭作辛文薛作壬文

𡨦猷乍籀文作下同邍原乍周衛導𢓊遄音傳我𤔲籀文辭攸除帥敚阪田䔰

(音鳩草之相糾者)爲世里希微䊢䊢(蘇音徵)逌(鄭作攸)圖(薛作啚)𣏟(木名)㮚(古文栗)柞棫

其叐(音佩)欆(古文欆)楷(音杲木也又同柏)庸庸(蘇作庸)鳴桀(條山楸)亞箬其華(薛作何華)

爲所斿䮿䮿(薛作憂鄭作夒)水盩(引擊也又地名)衛(導同同)盲對丝(同幽)䆠(同晤)

右六(鄭作乙文薛作庚文)

𨑻𨑻(同御)嘽嘽𧊒(音轟語聲也)而師旅眞(同嗔)𩊬會同又繹吕左戎𢔶(音章衍遼貌)

弓矢孔庶滔滔(一本滔滔上有左驂二字)是𢦔(古𢦔字)弜夫寫矢具𥈚(即奪字)𣵠(古文舉)

𣥺(音自也積禽)其𨑻𠷎(石本作𠷎按盱音訏日始旦也薛作肝鄭作肝)或羣或友悉率左右燕樂

天子嗣王始擾擾(同振音眞)復古我來攸止

右七(鄭作壬文薛作甲文)

𢼸(彼)走驕驕(音齊鄭音𠜍)馬薦𥏻𥏻𤰔𤰔(蘇作華)𢻨𠣈(音綽似兎而大)大多庶微我

師氏𢟪𢟪文武可何其一之

右八(鄭作庚文薛作己文)

遳水既瀞(古文净) 遳衛既平遳行既止嘉尌則里天子永寍(同寧) 日隹(一)

丙申旭日杲杲遳其雱(籀文旁) 衛(道) 䢃馬既迧(陣) 敐(敕字之訛) 夓(夏) 康康(王作)

蕭蕭騞敓(彼) 四黃左驂驐驐左驂驐驐(音速) 戚戟吕弈女(汝) 不𢈰(執) 悳(德)

䊰轞(籀文) 霧霧(音黎薛作霧一作霍) 㚇存施施(音宜旗動貌) 公謂大來余及如茲邑

害(曷同) 不余及

右九(鄭作癸文薛作乙文)

吳(通作虞) 人慫(古文㥯一作慫) 亟(即亟) 朝夕儆惕載卤載北勿奄勿伏(一作伐) 𡨦卲(峃)

字(一作若) 而出奇進獻(古文獻) 用特𢓱格𣈫(同藝) 祖告于大祝禘嘗受亯(古文享)

致其方𣈫(同藝) 寓𩓣中圓孔麃麀鹿𨗥𤁹既坦疆理疃疃大田不𢫦君

子可求又有謀又有始周爰止于是

右十(鄭作己文薛作癸文○按周宣王狩于岐山之陽所刻石鼓文十章大抵紀田漁之事猶雅有吉日車攻之類也宋)

時薛尚功鄭樵各爲之音釋王厚之考正而集錄之施宿又

訂以籀文辨證訓釋亦綦詳矣而參差亦由茲起今採集衆

說參以馬徵田馮少墟諸志雜閒有關文疑
義不能強通而存其大畧可備經史之遺矣

遇樵

後漢　黃憲

徵君入秦倚歌于渭橋有負薪者過而問曰子何人斯倚歌于渭水之梁乎徵君對曰南漢室之徵君也弔古于秦悲而倚歌非汝所測也負薪者曰吾秦人也以負薪爲職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菀吾皆得而樵焉子欲弔古于秦以釋厥志吾爲子肆言可乎今日暮重關渭水東流秦嶺蒼然鳥憩雲木有廬在焉請與子借歸以薪爲榻舉瓦觴飡鬼草聊以娛子懷也夫秦四塞之壤也雖偏鎮于西隅而國之形勢實爲天下雄固帝霸之業也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則終南太乙焉巃嵸乎陰于西極而東望潼關者則華嶽焉東注乎咸陽則灃水之所導也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咸陽之南周之鎬京也菀菀四陵南北相望秦宮所營灃其鬱焉豈惟涇水之望陵哉疑有西悞

北極乎涵國而奕奕者其梁山也絪縕而蒼蒼內有離宮別館昆明西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秦之上林也鬱然起于鄠之象南者有紫閣峰焉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横亘乎藍田者有秦嶺焉霸水之所出嶢關之所鎮也限于北漢之陲匈奴倚垣而窺者此秦之長城紫塞也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其賀蘭之山乎聲下龍門景入太華而浩蕩者黃河也積雪千里而暴布之[illegible]長者則入[illegible]荊山峙于河則大禹鑄鼎之墟也若夫太液曲江之池樂遊細柳之原驪山之溫泉新豐之枌社隴山之九坂長安之章臺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不可勝數其近而羅列者皆鍾秀于雍州其遠而環帶者皆隱耀于關中也

鄠人對

唐 韓愈

鄠有以孝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剔股以奉母疾瘳大夫

以聞其令尹令尹以聞其上上俾聚土以旌其門使勿輸職以爲後勸邑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愈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爲是若夫毀傷支體以爲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爲之也其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絶之罪有歸矣其爲不孝得無甚乎苟合孝道亦不當旌門蓋生人之所宜爲曷足爲異乎旣以一家爲孝是辯一邑里皆無孝矣以一身爲孝是辯其祖父皆無孝矣使或陥于危難能固其忠孝而不苟生於逆亂以是而生者乃旌表其門閭爵祿其子孫斯爲勸已矧非是而希免輸者乎曾不以毀傷爲罪滅絶爲憂不腰於市而已黷於政況復旌其門

擬冊邠王文

唐　劉禹錫

維某年月日皇帝若曰朕讀詩至邠風見古公亶父之跡然後知王業之難仰惟我高祖太宗之櫛沐風雨以啟天下是用兢惕若墜泉

谷豳之舊地積德之餘俗厚而忠人悅其上王於茲土克懋賢戚咨爾第四子其質重性和神清氣茂威儀儼若恬淡寡言介然風規坐鎮流俗固可將吾勤儉宣化邠郊錫爾白社藩於西土是用命使其官某乙持節冊命爾爲邠王往欽哉宜聽朕命於戲播種者后稷公劉之業善繼者古公亶父之志積德行義國人戴之詩有七月之章非惟王業艱難亦俗阜化成之風也爾其日夜思之誕以溫柔之教無奪農時使獨戴周德以忝余一人之命

書褒城驛壁　孫譙

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淺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淺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二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

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饑得其飽皆暮至朝去者寧有顧惜心耶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船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汨泥盡魚而後止至有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益破碎不與爨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既有老甿笑於前且曰舉今州縣皆役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爲治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革之聲而户口日益破疆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

醲醇當饑飽鮮囊帛置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眞驛耶矧更代之隙縣吏因緣恣爲奸欺以費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户口不破墾田不寡難矣哉予既揖退老旺傺其言書於褒城驛壁

戲檄曲江水伯文　樊鑄

主張於地之血脉者豈不曰水伯乎爾自獸爲身面爲人控牽兩龍蚕宅百谷億有祀矣故敭倫於元氣之液弄權於坤輿之竅所云老而不死是謂之賊伊我謂爾有是夫何者三載二月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才子六七人皆簸揚文精開闔武庫游嬉春晝沿洄江干興飛壯心舞曳齒胄皆貸白龜之德不負赤鯉之本爾何爲陰發暴殄潛生毒痛覆禍階於沙岸埋死府於花島如數子者皆載垂堂之誡爾始若懸流三十仞跳沫四十里固應尊而不親豐豈相及爾岸不

崒屼流不唐奚設人所倚之福陷爾孔昜之誘俾水衒貫堅之功舫聲之如蜩螗㘅空呼天迄死不救倏忽化魚之惡誰下拜牛之惠溺我國寶豈明時棄珠之泉沈彼綵船實元夜藏舟之壑與夫覩右山四耳之獸夢潁川一角之人置于大江耒匹斯甚使揭竿求父之子投牒請弟之兄奏箜篌傷妻之夫厲波濤徇壻之婦罹其凶害不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行哭失至于爾安乎爾今肆行賊虐者豈不謂性與習成乎何哉曩者溺孫輿公於後湖之中淪炎帝女於東海之上化鼈於黃氏之母為魚於歷陽之郡爾應恃以舊捷蔓其後圖殊不知事不欲數數斯辱矣惡貫已滿天命誅之然今歷覗而自昔為過之所或天涯或地野起於侯甸之外且非輦轂之下豈比今日俯九門臨四達使哀聲悲響上及聰聽爾誰欺欺天乎然曲江者南山間北距宸宮足可致赤水遺黃帝之珠胡為殲蒼生竊司

命之奔況之人也皆編中華俗游無何鄉所冀猛火烈山而莫焚大
浸稽天而不溺既遇爾省括捨之中縱使飯術解漂之餌山經不洗
之木豈可免爾之圖乎茲中江自首剏至於今時數千年子更代易
主島流波耗纔可接腋於井蛙詎持頤於海鼈爾之所處豈不狹隘
乎人之所賞豈有舳艫乎逮天寶載我皇恢土德以博之賓澤流以
濬之積潤下之波瀾用濟川之舟檝豈不謂幸於爾也爾何滿以致
溢凶以自斃使彼都人士自此之後懼爾同失神之海惡爾甚操手
之湯匪徒歇爾盛事過自掇也雖悔可追然靈莫尊於君人時莫美
於陽春君固愛人種德秉春宥罪省囹圄去桎梏爾奚得恃宅無闈
括守有曲囊不幸於止獄之候繫餘殃於積慶之家僕謂數子叫天
曹訴地府黜爾主職在於斯須不然僕見欲上書於承明廬徵葘近
逮周處擊劍長逐臂波深搜爾居遁逃則焦僥東請長臂者灑漉之

又於雄崇北使長股者憑踐之不然邀離朱以覘之命宋定以縛之然後調馮梅扇獸炭是烹是醢以報東門爾儻若混空隱形和水匿象則使牛曳蛇尾絶其本根縱逢山見彘毛終難必復矣僕亦宜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恐爾有詞曰予不誠視成不令而行故矢在弦上垂而未發儻能易轍僕則既往不咎若爲刻舟爾則何辭以對徐察爾變惟審圖之

拜嶽言　陳黯

黯自關東隨計來闕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乃徹蓋整衣磬爐瀝觴頫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邪官邪胡爲乎有祈禮而無詞神之肹響而答盍舒乃誠曰余其來拜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屹屹崇崇于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人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黯懼乎神

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爲妄言者之箴

登華旨　沈顏

嘗讀李肇國史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絶恐跌墜不可下乃發狂痛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何不諭文公之旨耶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窮輒大慟豈始慮不至耶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趨榮貪位之人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後歎不知税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重修園池披錦亭上梁文　宋南勝

刲火洞然不貸池亭三十景春風蹔寓種成桃李幾千家雖横湖多

花竹之奇獨披錦據園林之秀自丹淵去後誰爲主已歎荒凉況異
那何處得此花畧宜聆睞莫使鷺慵蝶懶虛度三春縱教鴻去燕來
葺成一日判府安撫郎中主盟勝事着意幽尋爲思宮錦之淋漓忽
對亭顔而解頤雲斤月斧重修畫棟珠簾露葉風枝依舊朱唇翠袖
喚回景象增賁名園植幾年棟宇之林出五鳳文章之手咽笙簧於
綉帳不妨我去君獨留促環珮於蓬萊更囑花須連夜發式形儷語
用舉修梁梁之東亭下花光晚漲紅但願花陰千里共家家錦幄貯
春風梁之西萬綠千紅巧幃幃少綴胸中雲五色爛裁宮錦織天機
梁之南翠袖朱唇酒半酣試向蓬萊高處望一邊花氣與天參梁之
北勾引韶華歸花國只解花時醉錦幃不知此日東君力梁之上華
屋亭亭圍錦帳袖中携取五雲機歸去蓬瀛飾方丈梁之下冉冉飛
雲凌棟畫但願他年助我儀遍訪遺基看高樹伏願上梁以後豐年

多暇樂事并來相繼雲片足四老當年之詠大開錦帳破一城和氣之春鼓聲忽變於笙歌朧畝若安於華榭仙人去後留落花流水之春太守謂誰記飲酒作亭之日

夢遊西嶽文　明太祖

猗西嶽之高也哉吾夢而往去山近將百里忽覩穿雲抵漢巖崖燦爛而五光正遙望間不知其所以俄而已昇峰頂畧少俯視見群巒疊障拱護週廻蒼松森森遮巖映谷朱崖突兀而淩空其豺狼野鳥黃猿狡兎畧不見其蹤峭然潔淨蕩蕩乎巒峰吾將週遊嶽頂忽白鶴之來雙鶩異香之繚繞管絃絲竹之聲雜然而來天意試仰觀見河漢之輝輝星辰已布吾之左右少時一神跪言曰慎哉上帝咫尺既聽斯言方知西嶽之高柱天之勢如此於是乎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再拜瞻天愈覺神殊氣爽體健身輕俄聞風生萬壑雷吼諸峰吾

感天之造化必民獲年豐遂舉手加額豁然而夢覺於戲朝乃作思夜必多夢吾夢華山樂遊神境豈不異哉

張子諸儒評　本朝王心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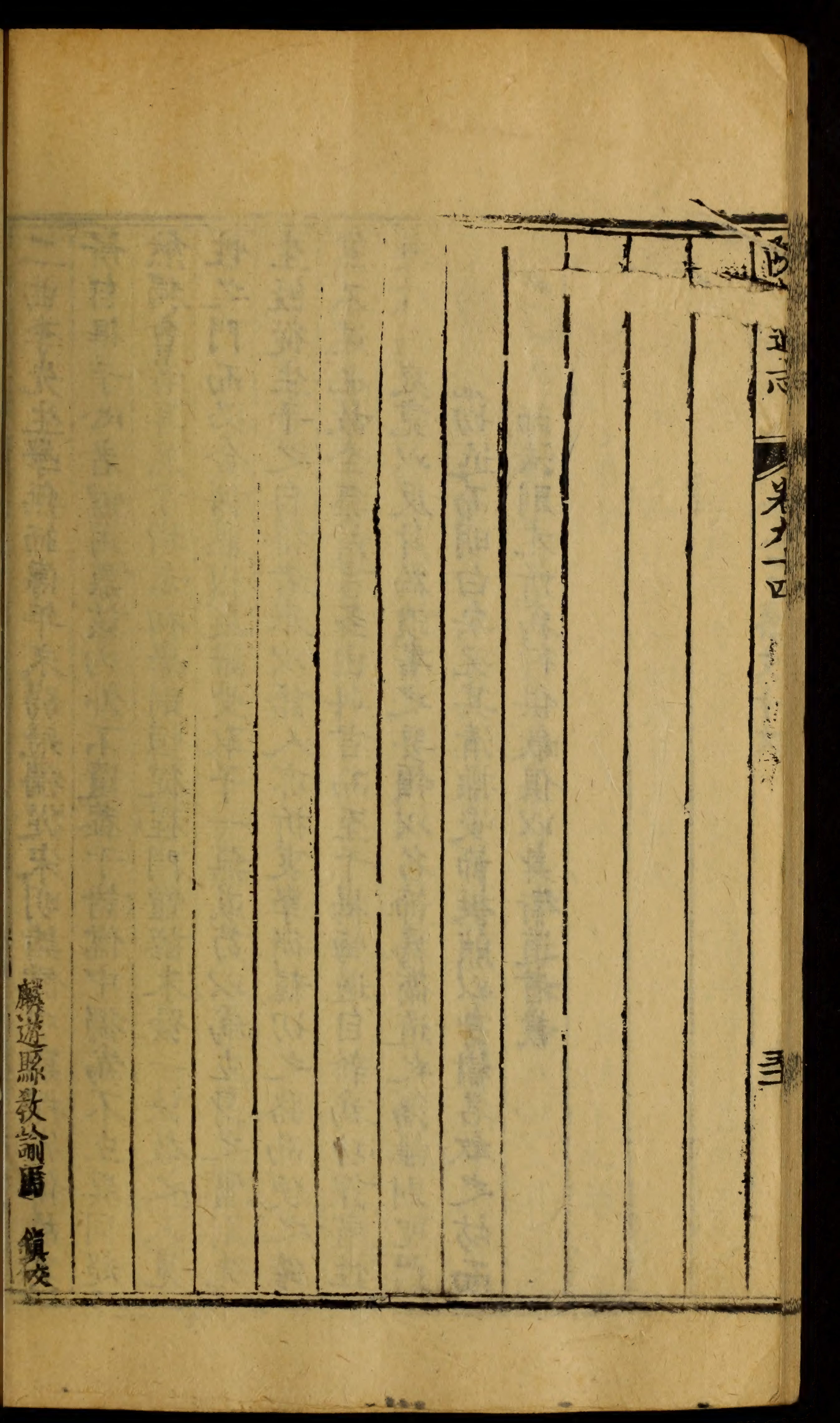
橫渠先生氣質剛果學力堅苦前無所依旁無與輔超然入孔孟之門而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嗚呼卓矣至如西銘大旨淵乎通古大人之學知禮成性粹乎會吾夫子之心大化雖未敢遽許而在吾道宗傳中弘毅二字自不愧焉

呂與叔

與叔呂先生清明沉潛在諸昆中尤爲粹美而其折節好學舍己從人深潛之思湛定之性即程門亦推先覺焉向在孔門未知其與二冉如何要之亦漆雕諸賢之流亞與

李二曲

二曲李先生學無師傳年未弱冠獨從宋明諸儒中窮探宗傳㧞其所自得于心者體用兼該內外不遺葢于諸儒中獨爲不立異同超然獨會者耳然于指示初學則恒從程門體認未發一訣教之入見性之門而必合語默出處辭受取予一無或苟以爲立身之實則先生既從生平之自得者舉以語人亦折衷學術親切之路而使之確然不迷也故全集所言多出此旨而至于揭悔過自新爲功課盡性無欲爲究竟以反身爲讀書之要領以名節爲衞道之藩籬則聖門宗傳益覺切近而明白矣況其清操峻節挺然以身樹名教之坊而屹爲一代師法則尤所爲行俱敎俱以身衞道者哉



麟遊縣教諭盧　鎮校

